北史

一五



王肅

劉芳 孫逖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

於是圖南之規轉欽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朞蔬

縕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
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
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
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
以御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
少澤蒸庶未闕一飡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
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
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
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
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

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湛湊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羇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万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手在自百

寮曠察西絵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
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
騎十万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
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衛尉蕭懿
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
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
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
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十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歿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旣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降紹弟

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 性清雅頗有文才齊

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為尒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笠虢於西兗州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叉為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

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諒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

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
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
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
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
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
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
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
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
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
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

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
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
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
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
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
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
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
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
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
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

有弁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

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斂暨卒啓祖山陵練祭始末與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淩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斆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

先鄭氏注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内大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從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内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

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
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
大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
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
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
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
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
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
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挽公私還

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
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
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
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隷太常
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
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
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
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
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盖殺

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幷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

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

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退毋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

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
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
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
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
部郡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
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亦妄營則不免淫祀二
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
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
務隙野甓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
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又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荅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

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

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以松何

以言之逸書曰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

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為後廞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徃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禄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

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詶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廞誅之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兖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廞弟緘位金紫光祿大夫緘子遜

遜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

謔齊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遜遠離家鄉倦於
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
咸務於宴集遜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
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
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姧事免十餘年不得調
其姊為任氏婦没入宫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為開府
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
道用八首遜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
遜曰盧八問訊劉二遜衘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
使宋梁主蕭莊還遷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遜附

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
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
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為副又逖姊魏
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
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
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
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
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為武平私

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貸采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末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爲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詐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逖而護之

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
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
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
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
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
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
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
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
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

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
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
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
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士之曰徒
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
軍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
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
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
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隷未嘗

見其寛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成西征凉士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敎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敎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敎奬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敎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敎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
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
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
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
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
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
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
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

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奕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

而用之爲門下録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
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
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幷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
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
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
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
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
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
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
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

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
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
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
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巳
下命之屬官旣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
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
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
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
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
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

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衰縗彌甚又張虛景吾難
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
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
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
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
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
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
尉録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

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

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
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
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而
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
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
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
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
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
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

敕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

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
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
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
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
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
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
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
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
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

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
結洛周有衆二万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
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没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
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
征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
臺賊既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
之獲賊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薊城
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
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
紇眞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

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
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
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
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為
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
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黃門先
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
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乃安
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晉泰初除
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

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
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
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
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
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
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彦邕李諧畢祖彦
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
下三日戶四十万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
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

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甍景善與人交終始若
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嘗見其矜吝之心好飲
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
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
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
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
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
善惡是徵物因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

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忽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甚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卒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　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巳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

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嘗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群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豈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憘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秉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已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

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畜繁則寡儉彫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憍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秉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搆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糜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褰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士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删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

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樊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方洽周益　周之晃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弟子昕 邵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諧 平子獎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

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黄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

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
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
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
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
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
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
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
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

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幷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從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從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絜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

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敝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𤬪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𤬪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

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
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
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
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
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
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
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勳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
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
今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
年斷各自餘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

此條以寡衍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衍愆何坐為
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
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
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
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
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
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
何足復請其罰贖已記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
者除之壽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徼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

左丞又兼黃門意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
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
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
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
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
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憍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
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
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
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

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眞僞今自未辯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爲祟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眞早卒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充其選清愼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

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
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
都之勳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
廵察陜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
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
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兕
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
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
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腳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

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竝為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衞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强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脩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微號華修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
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
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
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
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
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
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擊手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彛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彛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彛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

下人戶最爲大州彛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
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彛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
朝議未許彛亡後靈太后云彛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
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
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
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
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
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
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
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

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
謚曰孝子晷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懸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敎誨動依禮典從介
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
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
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
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
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
明臣直雖休勿休承貽世則文宣咲曰得卿箴諷深以慰

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兖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暠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

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
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
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
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
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
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
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
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
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孝文

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

奇綵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

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帬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乗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

益曰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爲無事之歸侍養微展烏鳥亦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况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戍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鬚鬢中白所以勉强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

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峦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
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
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峦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
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没武興氏楊集起
等反峦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峦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
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歳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
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
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兖朝廷乃以峦爲使持節都督東
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峦於東堂曰知
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

忠臣亦非無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帝曰漢祖
有云金吾擊鄛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
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
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
巒以爲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内應則所不知如其無
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旣謂
難何容强遣巒旣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
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武所寵御
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
以亮爲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婢巒懼乃以漢中

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巒有克敵効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

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乗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掎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

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戀前曾劾己乃云瀛州戀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少抱沈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劾貌

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玅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
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繼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
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脩起
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時言冐
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
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
俱爲録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
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
徵赴鄴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

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世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

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愼爲朝請子愼年甫十二而其子巳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竝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弟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産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産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

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虯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虯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虯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虯駮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朞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

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絶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蚪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滿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太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

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竝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論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

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

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黄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

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乂及邵請置學奏曰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甎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隳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
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
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
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
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
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
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

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大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

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
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荅云
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
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既不行復請
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
郎與温子昇對爲侍讀宣武留意春秋初揔朝政崔暹每
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
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
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
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

出遲即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踈其
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
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
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
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
脩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
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幷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
老及媼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
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
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毋況以天下之大而絶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之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鬬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竝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

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禀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
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逺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
温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艶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
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
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
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
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
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

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踈未嘗內宿自云嘗畫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

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
文初爲荆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
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
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
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兖州刺史兖
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
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閒聲布百里其中險
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尒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

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万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

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
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
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
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
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
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
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
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為右衞將軍兼七兵尚
書轉左衞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鸞等聚
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北城

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万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鸞等徙万餘户於幽幷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号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來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

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
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
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
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從楊州弟思安背役亡
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
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

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謬疑同軍
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
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
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
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
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任揚州相國城內嫂
姓徐君脫矜愍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
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
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
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

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墻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

以洪水為災請罷解任詔曰夏雨汎溢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

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

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亡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

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

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爲須得重貴鎭壓恒朔揔彼師旅備衞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揔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尔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鎭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禄大夫神

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為三關

別將討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肶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嫗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

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諡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軍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

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步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乗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

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勃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揔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遂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刻平

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
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
奏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
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
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
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强濟所在有聲
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靈太
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
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
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

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群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平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

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爲相州刺史初元叉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

搆襲搆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
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搆早有名譽歷官
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
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搆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撫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
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
果然襲父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
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爲使主㥄曰文采與
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顑顑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
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

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
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
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
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為首初
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
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
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
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
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遷後遷祕

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喪慘未嘗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

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裴等讙訟
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並髡
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
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
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
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
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
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
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
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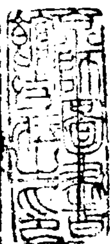
昆李益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踈放唯蔚能
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
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
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
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
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
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閭世事可笑樂者凡
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冢
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
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關下詔

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咲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諧弟邕字脩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吳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

榮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藉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眞情無飾智踈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㥄之誘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賛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亦人望乎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從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

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陜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竝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

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闕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聽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

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
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
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
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
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晧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
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
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
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
鬱長非有根種柔脃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
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

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玆菌歘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于廟殿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群官無

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爲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

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啓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
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
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
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
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
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
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
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
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
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

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

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衞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

蒸衛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剥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幷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怔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

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鵩賈誼忌服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號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喙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貧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劭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

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劒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輀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荅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

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廿六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
荆州五龍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
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
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
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
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
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
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
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

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凡所爲詩賦銘賛誄頌表
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
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
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大將
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
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
本鄉詔遣王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
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衞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
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
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

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
爲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書監齊州
大中正遷幷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
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
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
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
館監脩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
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竝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
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劼曰

竟身來恥以言自達今昔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
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
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
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
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
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

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
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
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
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
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
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
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
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

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
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
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
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
加前將軍脩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
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
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
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
在史甫尒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
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

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忘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

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内脩德政外抗諸偽并冀之人懷寶之士繦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

兼脩埸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
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
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
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
例全虧編録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
敵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
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
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
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史案之暇草構此
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删正差謬定

爲實録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輙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

悖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鄭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

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鴟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從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闗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宫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

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
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覲羽
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瓚為
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為太山太守祖
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
明帝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
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
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
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

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家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其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

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𥠖孝文聞
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
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
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
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
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
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
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
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
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麤

踈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宮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
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
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
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
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
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
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
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
於城外置二栅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

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硖石靈
太后賜亮璽書曰硖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
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
推轂所憑親對其事勳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
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
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
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
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
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今劾亮死上議靈太后
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

御萬機庶茲悪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
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
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
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
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
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
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
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
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信州路學刀

王甫

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

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

其由是也但令當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
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
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禄
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
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
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
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
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
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碓磨數十區其
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强幹善於

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
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耳繼乾耳武定中尚書都兵郎
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
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
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
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
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
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諡曰文肅子肇師襲
爵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
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

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羣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羣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羣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羣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彦琛當大貴羣師因問己荅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賊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
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遂經
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孝文嘉
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
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
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
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
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
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
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

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
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
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
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
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
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
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
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
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
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

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

黃門高道穆令加撿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索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万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

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
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絶誡子
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禄命有限無容希世取
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
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
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
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
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
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

項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

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

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

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

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

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

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

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録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

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晧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殺州别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兖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

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歎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後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

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

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頗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竝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初反介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菫惜錢不買子軏字啓則盗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

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茍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方洽周益周　之晃　孫　粹然　校正